

双向八车道视野开阔，漆黑的柏油路面一直伸向视线尽头，又缓缓消失在挺立着无数大叶杨的浓浓淡淡的雾霭里。随着两旁的防护栏和行道树在视野中极速地后退，身后的一切便越来越远了。这是我无数次经历和熟悉的风景：盼望，迎接，面对，经过，然后无一例外地离我而去……

● 吴旦

路边的风景

只是有些风景被无视，有些风景被遇见，有些风景被另一些风景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地所铭刻。

——其实，我们都是路边的风景而已。

我不禁再次将目光望向远处。这是一种安静和冷眼旁观的滋味。车流沙沙，无数的大叶杨已经掉光了叶子，将那些形容枯槁的树枝顺着路旁向远处蜿蜒。季节是一条河流，季节又是一阵风，它带来了这些植物一场又一场的盛宴，又一地将它们席卷和拾掇而去。季节这个奇怪的东西啊，从未疲倦，从未停留，你一年一年充满希望地地地地一些事物带来，然后又顽固而执着地将一切遗忘。但我还是有所期盼的。无论身处何地，我期盼在我走过的时候，会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影子，或者是可以发出一丝自己的光亮。那种行走在生命过程中的有节奏的、近乎雷同

的声响，恰如南来北往、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列车碾过冰凉的铁轨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是如此地均匀和一致。可是，你真要是忘我无物、心无旁骛地去听，却是每一步、每一个声响都绝不相同；好一幅幅映照着自己斑驳残缺的影子，一定有着无比黝黑和真实的况味，让我时时能看到生命里的缺失和遗憾；那撕破了夜空的灯光、挣脱开乌云的闪电，也一定能在某一个时刻照进我的目光深处，赐予我无与伦比的力量。我总是喜欢听与众不同的声音。记得有好几年的时候，我常常去找一个可以避开忙碌的时光，爬上老长老长的绿皮火车，在车窗外风景如风而逝的时候，只为了去听一听铁轨的声音。你不知道，这样的行走久了，我甚至能在听铁轨声音的时候听出来一些门道，火车的加速和减速，火车在哪个地儿拐弯，车轮是否邂逅了某一块石

头，都被我一一清晰地辨识……我喜欢看阳光和灯光下自己的影子。我知道那些随着时间的移动而被拉长和缩短的影子一定是我存在的标志。当我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当我置身某一场盛大的篝火歌舞，当我一个人低着头在阳光下行走的时候，它与我永不分离，我望着它，它是我的风景；它望着我，我又是它的风景，这个有着与我一致的模样的不同温度的影子总是让我陷入沉思，让我感受冷暖，并发自内心地感谢它的存在和珍贵。我喜欢黑夜里的一切光芒。因为我明白，只有黑夜才是一切的光最好的展馆和舞台，也只有黑夜里的光芒才是最纯粹和不被打扰的光芒。你不知道，当夜晚来临，所有的华灯一齐上阵，当一切熟睡，只剩下几点几处寂寞的灯光；当四野深沉，赶路的人拧亮了火把；当夜色笼罩，一束光刺啦啦穿破了夜幕。甚至当万籁俱寂、地面上的

一切灯火都已经不能看见，那天上闪闪烁烁的星光也依然照亮了我的眼睛。这样的光芒总是令人心动——这些黑色和白色、黑色与红色的交织和穿透，是那样的壮烈，那样的义无反顾。此刻，车里播放的恰是马修·连恩 (Matthew Lien) 苍凉的声音。这位出生于圣地亚哥、寄居于加拿大、热爱大自然的歌手和作曲家，一生都是在漂泊和行走中度过，他的一生无一不充满对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动物的关爱，充满着对环保意识的呼唤。而这首诉说行走和离愁的《布列瑟农》结尾处的火车铁轨声，却尤其令我喜欢——

● 张金锐

九张机·安庆感怀

旭日东风皖水熙，长帆满鼓向东驰。春秋八百烟波逝，放眼宜看尽是诗。
一张机，晋初仙道郭宗师，建城此地生肌。山川秀丽，潜龙藏虎，风水最相宜。
两张机，盛名龙岭竞丰姿。桃红杏白争相叠。昊飞巨石，泉飘玉雪，峰雄洞神奇。
三张机，菱湖碧水泛朝晖。花妍树茂蜂儿悦。兰舟荡漾，老翁垂钓，夜半听吟诗。
四张机，欣登宝塔放眸飞。大江万里奔流切。波翻浪卷，百船争进，东海总相期。
五张机，黄梅戏馆碧湖依。百年史迹生虹霓。青衣花脸，曲清音婉，八域均争知。
六张机，苍松青松为谁悲？常闻独秀英雄说。坚持科学，追求民主，呼喊唤朝曦。
七张机，清风永驻佛光回。胸存明月精神越。慈航尽渡，梵音袅袅，天地共清姿。
八张机，绿山碧水润青枝。石如魄誉稼先血。难分晨夜，埋名大漠，雷响万人思。
九张机，盛唐湾畔百花奇。北南两岸长虹接。名人名胜，山光水色，一揽醉如痴。
今时，龙山水展丰姿。长江万里帆帆发。吟歌高吭，千迴东去，风雨展旌旗。
相期，大江岸畔出新魁。神州四处吟声叠。山青湖秀，城盛众富，擎酒醉金卮。



三月不用比喻。桃林不用修辞。三个女孩穿过风寒，穿过阡陌上的软泥和油菜花的金黄，向宁静的旷野走去。桃花斜倚着麦地的坡坎，这是她多年的姿势。绽放或蕴蓄，巧笑或羞赧，对女孩来说，都不是一个谜。天空越来越高，蓝不再是一种颜色，就像红不再是一种情愫。女孩抬高望眼，湖蓝的眸子碧波荡漾，玉白的脖颈云淡风轻。逗引桃花的笑靥有一万种，或蝴蝶，或蜜蜂，或模拟帅哥的表情。大地沉稳。风吹起麦浪，

跋山涉水的日子，在岁月的后记里，又一次被翻阅成真实的童话。阳光下，没有折叠的影子，没有尖叫的冰凌，没有穿花衣的蛇。欢跳的浪花，是心跳的起舞；小小的漩涡，是开年初绽的笑靥。小鹿跑得很快了，桃花惺忪的眸子，闪开三月。懂得的，无需诠释。春溪知道，平和而坦荡的季节，唤不起一点激情；脚踏坚石，离开封冻的陈词，会溅起蝌蚪的笑声；踩疼蒲草，会染上韶华的芳香。三个女孩横过春溪，而春溪要奔向山外。这十字形的交割，在岩壁上，留下一幅无人

● 疏泽民

亲戚

远远地，就听到四爷家门口传来孩子的说笑声。两个孩子，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而胖的，十三四岁的样子，肤色白净，矮而瘦的，约莫七八岁，肤色有点黑，玩得正欢。四爷站在门前的桂花树下，朝两个孩子乐呵呵地笑。见我走过来，朗朗地打招呼：华子，什么风把你吹回来了？快进来坐坐。本来想去四爷家坐坐，四爷这一喊，让我的脚步顺理成章。四爷是村小学语文老师，在家里排行第四，姓叶，人们喊他“四叶”，后来喊着喊着就喊成“四爷”。四爷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了我小学五年的语文，退休住后在山村老家，在自留地里种点小菜，在山上栽点柑桔板栗，日子过得平淡而知足。这个长假，回到故乡，看望寡居乡下的母亲。与多年前相比，这座十几户人口的山村大多数大门紧锁，苔藓已爬上门前石阶。不少户举家外出，田地流转给种田大户，庄子里没有人欢牛哞，没有鸡犬相闻，只有一声声鸟鸣和滑过枝头的“沙沙”

风声，放大了山村的幽静。吃过午饭，我捧着茶杯，出门转转，一转就转到了坐落在山坡上的四爷家。四爷显得很高兴，脸上的皱纹里，全是笑意，仿佛多年没有启封过的话匣子打开了，一肚子话话筒倒金豆般往外撒。都是校园里的往事，有时我是主角，有时四爷是主角，听起来都是那么鲜活有趣。四奶奶也乐得两眼眯成缝，一个劲地要将煮熟的板栗、剥好的橘子往我手里塞。听到笑声，门口的两个孩子跑进来，拿起桌上的茶杯就喝。见家有炒板栗，抓一把揣进口袋里，再到几瓣橘子，塞进嘴里。大约觉得橘子酸，吐在地上，伸了伸舌头。四奶奶刚喊了声“小祖宗”，俩孩子一前一后地跑出去，拿着苍蝇拍在空中乱划，四处扑蜻蜓。扑蜻蜓的孩子很像小时候的自己。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三十多年前的影像。大约是玩饿了，胖子领着瘦子再次跑进屋，拉开食品柜抽屉，打开碗厨门，到

(外二章) ● 叶静

三个女孩走近桃花

涵青泼翠，一些溅在女孩的裙子上，一些溢到天边。只有量浅的桃花，不愿向女孩认输，依旧捧着青瓷的三月，摇曳且微醺，旖旎而含情。你的唇边，是纯酩的梦想，吐出，麦叶在芬芳中悸动，麦秆在守望中拔节。近些，再近些，对抗的力量来自质品自身。阳光退后一步，四株蜂蝶在三月，定格成大地上最绚烂的风景。一切炫美的言辞被花苞含住，谁也听不见蝴蝶在说什么，除了那微甜的蜂言蜂语，只有风掠过乡村的耳廓。

掌眼的《春溪图》。若干年后，她们，可能拥着霜或雪，从另一个村口走来，那时，小河的流水，洗去杞柳，长满蒹葭。春风中旗帜，在春风中飘扬。红衫，绿裤，乡村一直不肯拆换的封面。柳条总飘向一个方向，袅娜的身段，婆娑的姿态，奔放的情愫，似乎仍是一种时髦。心思各异。花色有别。馨香杂陈。大地是如此地宽容，几千年来，上演着无数美丽而凄艳的故事，美人的泪水，在荷尖上滴作甘露。她们绝不欲饮露的春蝉。一个女孩笑了，另一个女孩也笑了，第三个女孩扭过长长的脖子，望向飘着炊烟的山湾。走吧，风中的甲虫和蜗牛，灰雀和鸹鸽，流云和炊烟；走吧，任蝴蝶成群地追着，在修篁幽幽的林间，丢下香兰和白芷。当你发现春天是从脚边绿起来的，你就是春天的一片叶子。而村庄齐刷刷扭过头来，看着你们，踩着春风的小节线，向另一个村庄走去……

春溪

春天的悸动并不都是从冰河开冻而来。三个女孩把鞋子和袜子褪去，她们决意拨开春溪。琴弦一样颤动着，风，枝条，花朵，接近源头的淡淡的云雾。阳光还嫩。石板不老。沙子细腻。曾经在此洗过春笋的老妇，曾经在此浴过鲜藕的大嫂，以及盛夏薄皮的萝卜，初秋长杆的白菜……她们和它们，忘记了春溪的吟唱了吗，忘记了戴在蓼叶上的那一颗颗音符了吗？

开进春天的火车

苗青 摄



天柱山

第760期

● 金国泉

从经验叙述到灵魂拷问

——兼论礼杨小说集《小火慢炖咕嘟嘟》

一切叙述都是经验，一切经验又都是经验着的，这似乎是一个永远的现在进行时态，它永远不厌其烦地向那个目标抵达，是一种永远让你无法攥在手里的攥在手里，永远“扔掉了”的不可能“扔掉”，亦即不可完成。但说到了底，经验又是可以完成的，当我们说到“经验”时，它便完成了，并深思熟虑地进入到不可更改的沉淀状态，而我们正在进行的或描写或叙述或记录的，实际是把那个深思熟虑且不可更改的沉淀状态(不管你的生活是否真的深思熟虑了，但它肯定是深思熟虑了的)挖掘出来，从某一个缺口打开它——这个缺口是预留的，也是必然存在的，但同时又不存在的——对它进行分析、再造与加工。这个再造与加工因其对象的不可更改而可能另起炉灶。当然，根据一般教科书的观点，这种另起的炉灶是一种升华。升华当然是正确的，一切文学作品特别是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对已然成为历史的那个现实亦即“经验”的升华。但在我看来是一种抽身，对“经验”的抽身而出，让“经验”成为一枚躯壳一样的“蝉蜕”，然后再回过头来拿着一把“攥在手里”的钥匙对着“经验”的那个缺口即锁孔，然后打开，然后分析、审视并斑斓地纠缠那个“蝉蜕”——一切玄机似乎就在这个“蝉蜕”之上，一切纠纷也似乎就在这个“蝉蜕”之上。我一直认为，分析一词很形象化，也很有意味，它似乎是在把现实世界及其某种东西进行切割、解锁，然后孽肌分理地解析，甚至在切分的同时，在逐一进行解析的过程中就已经有某种“果汁”某种晶体析出。这个析出的是“果汁”或晶体绝对不是对原来的那个“经验着”的简化或缩削，从审美视域看，这个晶体比那个“经验着”应该是更丰满更具有借花献佛式的反思，这些反思有的很甜，有的很咸、有的很香，有的甚至让你翻江倒海，但无论是哪种，均是有味道的——有味，便有“道”，因而就有味道从中滋生并弥漫。

礼杨小说集《小火慢炖咕嘟嘟》就是礼杨对其自身生活亦即不可更改的沉淀状态进行切分、审视析出的有着各种向度与“潜能”的“晶体”之一。这些“晶体”都有它在实体岁月中形成的坚定的成色，这个坚定的成色即说明它做为实体现实，然终结，即上面提到的不可更改性，是作家，在这里便是礼杨赋予了它的第二次生命，“一个恢复了真实的生命。”(奥克塔维奥·帕斯《泥潭之子》)这个“真实”当然不是原来的“那一个”，而是析出的晶体，是一个“说不清的莎士比亚”。礼杨于世相有着不一般的深微洞悉，给读者带来切实砭骨的感受。这个切肤砭骨的感受是礼杨赋予我们的，有着严格的现实主义肉身。这个“肉身”显然五光十色，镶嵌了更丰富更放肆的人性及其弱点，我们似乎听到了那个“咕嘟嘟”的声响，在这个声响中，我们既能闻到扑鼻的香味，也能闻到肘子的焦糊味。礼杨似乎是一个烹饪高手，他知道哪些东西合宜火火“快手”，哪些东西更适合文火慢炖，比如孟斯久的那个肘子，甚至让自己也让我们与那一团上套着铁链子，浑身瑟瑟发抖蜷成一团的猴子一起颤抖。有昧口吗？有昧口！有昧口吗？没昧口！这个颤抖着的昧口实际是我们的灵魂赋予我们对礼杨给出的《小火慢炖咕嘟嘟》这个“说不清的莎士比亚”的一种淋漓尽致般的纠谬与校正。现实有时是荒谬的，荒谬到有些呛人，正如礼杨在《怀念金子》所叙述的：“轰隆隆响声似海涛般均匀

处找吃的。四爷从里屋拎出一袋面包，拆了塑封，拿给俩孩子。胖子不推辞，拿起来就咬，腮帮子撑得鼓鼓的，瘦子先是不好意思，见胖子嚼得香香的，便伸手接了。吃了两块面包，胖子吃得翻白眼，找四奶奶要可乐、奶茶。四奶奶在屋子里搜索一番，最后从冰箱里拿出两盒牛奶，眼含笑意地递过去：“小祖宗，这是端午节我家孙子留下的，快拿去，慢慢喝。”不客套，不拘束。看样子，这两个孩子应该是四爷家的常客。“他们是你亲戚家的孩子？”我问四爷。四爷呵呵一笑：“什么亲戚呀，我根本不认识。今天他们第一次到我家来。”我愣住了，感到十分意外：第一次到陌生人家，这俩孩子竟反客为主，这是谁家的孩子呢？“谁家的孩子并不重要，能到我家来，我就感到很开心了。”四爷的脸上，全是满足的笑容。四爷感到开心，而我却感到很纳闷：“既然不认识，为什么对俩孩子那么好，像亲孙子一样任其折腾？”四爷大笑：“啥哈，折腾好嘛，折腾能增加人气呢。你看这十几户人家的庄子，一天到晚只有两三个人影，心里憋得慌呀……”



(外二首) ● 郭全华

开阔地

必须让大片的阳光有所作为，也必须让丰沛的雨水不去异地作乱，不必回到远古森林农业虽然古老，但依然凭借绿色被认可
生长比观光更能延续光芒与沧桑
世界尽善尽美
拥有一块开阔地
就不怕缺失
从荒漠走向茂盛

旷野

清一色的草木，铺满了每一个缝隙。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多么寂寞
草木瞬间放大了他的孤独

没有多余的风景
他用劳动，使自己发热
由于太过渺小，必须把镜头拉近
才能看到他闪闪发光的额头

行道树

行道上一排矮树，留着剪刀的痕迹，看上去像是刀锋

在这里，绿或者花开都有严格的限度
我只能想象它的根系在地下欢畅地蔓延、舒展

此刻，我看到了流动的人和奔驰的车，他们多么富于活力
又有谁能不被剪辑

● 剑方

与月亮有关

白昼使叶片变得肥厚，使耳朵变暗
夜晚则是灵魂的集聚地
语言跨界，用风的嘴唇说出
倾听者安静下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孤独反而培养了狂奔的马匹

在尘世，所有的事物都与月亮有关
所有的事物都像孩子，渴望眷顾
当我们的车轮远离故土
当脚步在泥泞里打滑
黑夜如好心的邻居捧来月光
安抚眼泪

都是月亮的近亲，不会厚此薄彼
都在深夜时分承接过星辰的甘露
我轻看身份，一遍一遍地擦拭玉盘
天底下
是否另有从盘中取走水银的人

